

潘基文从不拒接打给他的电话

3

热点关注



【美】汤姆·普雷特 著
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影响着世界政局。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在原则面前,绝不让步。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汤姆·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

【上期回顾】

潘基文马不停蹄四处访问,他以低调的方式处理高级的外交问题,不能不引起一般人的抱怨。就连他手下的一些人也对这种风格感到不满。

不让电话等人

钢琴右边墙壁附近架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一部老式的台式电话,这部电话正适合二楼书房成熟的风格。

在不同的桌子上摆放着重要人物的照片。我身后的角落是供奉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讲究的相框,照片旁边是肯尼迪总统写的一张“好运”的短笺,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潘基文就职典礼时送来的。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和来访的韩国学生合影留念,潘基文当年18岁,是其中的学生之一。

潘基文点点头,对打进来的电话表示歉意,然后跳起身来接电话。在旁边听电话很有趣,尤其是因为我不应该在旁边。

他对打电话的人大为恼火,此人是联合国著名的国际外交家,恼火不是因为对方打来电话,而是因为被潘基文视为的外交怠慢。其他不必解释。这次所谓的怠慢发生在他妻子身上,因为这位著名外交官女儿在纽约的婚礼,他们并未邀请潘夫人。

潘基文确实因为妻子没被邀请大为不满,他发火还因为他正想方设法把大事化小。他在通话中还笑了几声,仿佛要轻描淡写,压住他的性子。他们通话没超过5分钟,后来潘基文改变话题,告诉对方他周末的活动,电话就此结束。

潘基文把话点明之后,设法压住了自己的坏脾气,然后返回红粉花纹相间的“对话”坐椅里,然后以这次五六分钟的电话为例,解释他从来不让电话等人。

“比方说,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不让他等我,吃早饭也好,吃午饭也好。我要接电话,因为我相信,一旦失去这次机会……嗯,那就要几个小时之后,或24小时之后,48小时之后也说不定,因为有时差……其他领导人也要出行,我再出行,所以等你最后找到时间之后,那就很难完成与那位世界领导人的通话。所以我要让人能找得到。我总要接电话,电话来了就接。”“那半夜呢?”

“一定……因为与非洲或欧洲的时差,几个小时?6小时,还是8小时。是的,有时是在半夜。凌晨2点、4点或5点打电话,我也习惯了。”

“你在卧室里打电话吗?哦,潘太太一定不反对!”

“在书房里。”书房在三楼,就是上面那层。潘夫人之外,他几乎不让其他人进去。

“清晨4点你还在床上时?”

“我可以进书房。我们(联合国交换台)24小时开通!”

就在这层之上,但谁也进不去。写字台上摆放着绝密文件和重要文档。在写完这部书之前,我一定要进去。

他解释为什么从来也不推掉电话:“我发现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时间,总统也好,首相也好,外长也好,他们总是很忙。但不论你有多忙,如果你真正投入的话,你总能给别人找到时间。”

会把人逼疯的工作

你为什么总有外交风范?
我在想刚才听到的电话。如果打电话那位大使没有察觉潘基文在邀请一事上的个人痛苦和作为丈夫的愤慨,那么这位安理会成员国的

代表就应该被召回国内,因为他太迟钝了。

“私下里我尽量坦诚,有话就说,很诚实。”

“但这份工作真是逼得你发疯?你还记得我在专栏里对你的神经提出怀疑,理智的人谁能找这份如此疯狂的工作。”

潘基文笑了。我也笑了。

我不过是半开玩笑。并不是所有神智健全的人都希望或想要得到这份工作。早些时候有位著名的新加坡官员公开竞聘,但他不喜欢非官方流行的工作描述:雇用一位更像秘书、不像长的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在椅子上挪挪身子,抬眼望了我几秒钟,脸上挂着无力的笑容:“不少人在问我(清清嗓子)喜不喜欢这份工作。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这份工作要求使命感。还有不少人提醒我,这是一项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履职之后,我现在发现这真是一份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开玩笑,我告诉我那些成员国和我那些朋友们,我的使命是使这项无法完成的工作变成能够完成的使命……能完成的使命。这就是我在做的,至于我理智或不理智还在其次。”

我们都从事过一些要把我们逼疯的工作,不是吗?

潘基文点头:“除非你对服务大众怀有极为强烈的使命,不然这项工作将变得极为困难。一天夜里我感到挺不住了。在我作为外交官的四十年里,对我来说我始终怀有对大众服务的强烈信念,所以有时从另一个角度说,我的个人生活要是以一些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的

话,大概很痛苦。有人就讽刺说,我工作像个奴隶。”

潘基文是不是没能理解同情二字可能包含的意思?在他第一届的头两年里,公开的表扬和正面的支持是很难遇到的。但一段时间之后,他即使遇上了,大概也听不出那是好话来。

“但那种讽刺性的话,我不在乎,我总是把服务大众放在首位,然后才是我的个人或私人生活,因为(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不得不把我的家庭生活推到一边。我深深地感激妻子,因为她从无怨言。”

潘基文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近乎自虐,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大概希望宣布潘夫人是在世的圣徒。其实,也可以把潘夫人视为公仆的一员(2011年他们结婚40周年)。

“能有这样的美女,我太幸运了,她不仅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还能顾及服务大众。对我们的关系我毫无遗憾。我认为,我始终在做我应该做的。这不仅是在秘书长的任上,还有我以前担当的其他职务,如外交部部长及众多其他大小不一的职务,服务大众正是我一生的追求。”

事实上,他一生都是如此。他没有进私企发财。他没有接受大学安逸的教职,没有停下来喘息,然后再扎入国际外交的凉水里。周末也没有与朋友打高尔夫球。坦诚、稳重的潘基文对自己说: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不要回头。

潘基文与外人坐下来对话,大概这次时间最长。但他并没有不耐烦,好像还比较舒服。这神态一个烦恼的人怎么能有,他在想,最严重的问题已经抛在身后,生活将越来越好。



求无欲 著
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谜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王者归来的“刑侦新人王”相溪望被公安厅长秘密招募,重新成立“诡案组”。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在诡案组的背后,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悬疑新天王”,《诡案组》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将于年底隆重推出。

【上期回顾】

溪望去医院想查父亲十年前的病历,遇阻时得到了护士刘倩琪的帮助。

李梅身上的香水味让溪望起了疑心

4

悬疑推理

走到资料室门口,倩琪取出钥匙上前开门,问:“你要找什么时候的病历呢?”

“时间大概是十年前,我父亲相云博当时的住院病历。”溪望答道。倩琪穿梭于一排排的文件柜当中,“应该在这附近。”

溪望走到她身旁,打算跟她一起查找病历,但刚走近便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股香气既清淡又清新,仿佛源自清晨绽放的玫瑰。

倩琪在上班期间不会喷香水,这股香味显然不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可是资料室内就只有他们两人,这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让溪望感到疑惑,直到倩琪找到父亲的病历,他才将其抛至脑后。

从倩琪手中接过病历,溪望便急不可待地翻阅。病历记录了父亲入院接受检查的情况,证实父亲罹患肝癌,而且是晚期。主治医生徐涛对父亲的诊断是:存活时间可能不超过一个月。其后是常规治疗,但这些治疗似乎对父亲的病情没多大作用。在父亲离世前两个星期,院方甚至出具了病危通知书。可惜溪望当时正在大学里学习,只有年仅十岁的见华伴随父亲左右,而父亲又不想耽误他的学业,所以这份通知书没送到他手上。

仅从病历的前半部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因此溪望便打算在后半部分寻找答案。然而,他翻开病历的后半部分,却发现其中几页病历被撕掉了。

“怎么会这样?”倩琪惊讶地看着被撕掉的部分。溪望愣住片刻,随即冷静地向对方问道:“这种情况常见吗?”

倩琪不住摇头:“不常见,住院病历算是医院的内部文件,就算病人家属要求查阅,也只能拿到复印本,正本只有医院里的人才能拿到。这事要是被领导知道,资料室的管理员肯定会挨骂。”

“你说的是正规程序,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守规矩。”溪望将病历放在鼻子前嗅了嗅,“是玫瑰花的香味,应该是刚刚留下的。”

他终于知道资料室为何会有一股似有若无的玫瑰花香,但同时又多添了一个疑问——是谁抢先一步撕毁病历呢?撕毁病历的人是谁?跟寄匿名信的是否同一人?到底有何目的?

溪望独自乘坐电梯,凝视着趁倩琪不注意时撕下的病历。

残留于病历上的玫瑰香气,或许能给他一点提示,不过需要一个人帮忙。虽然不想惊动某人,但为解开心中的疑问,他还是拨通了电话……

结束简短的通话后,他走出电梯,在大厅内寻觅映柳的身影。当他以为对方已经离开时,听见一个愤怒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你又想要花样?”

循声望去,发现映柳正在昏暗的楼梯间内,跟一名身穿玫瑰粉晚装的女子争执。该女子双眼乌黑明亮,一小截耳轮外露于披肩的长发之外,犹如一只高贵脱俗的妖精,走近后更闻到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淡玫瑰花香。

如妖精般的女子看见溪望走过来,对映柳说:“你的帅哥来了。”并向溪望嫣然一笑,随即转身从后门离开,只留下芬芳的花香。

“她是谁?”溪望凝视着远去的婀娜身影。“你不会是看上她吧?”映柳露出不屑神色,“算了,我才不会告诉你,免得你被她忽悠了,回头找我算账。”

“铮”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于寂静的楼梯间内回荡。映柳还没弄明白响声从何而来,便被溪望按在墙上,胸口被对方强有力的前臂压住,更有一阵冰凉的寒意从脖子直达心窝。

映柳之所以感到冰凉,是因为脖子上架着一把长约7寸的锋利剑刃,而这把剑刃是从溪望袖口伸出。刚才那一下声响,正是暗藏于袖子中的剑刃弹出时发出。

“你,你想干吗?”突如其来的变化把映柳吓呆了。“她是谁?”溪望冷酷地重复刚才的问题。映柳惊惶答道:“她,她叫李梅。名义上是个律师,但实际上是个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的混蛋。”

“你跟她什么关系,她来这里干什么?”溪望脸容冷峻,语气如同命令,仿佛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便会让对方血溅当场。

“我只是之前办案时跟她有点过节,哪知道她来这里干吗?!”映柳吓得快要哭出来。

溪望放开对方,晃了下手臂,剑刃“铮”一声又缩回衣袖里,脸容亦恢复平日的笑脸,面露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映柳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便使劲地锤对方胸口,哭喊道:“你想知道就直接问嘛,干吗这样吓唬我!呜呜……”

待对方发泄过后,溪望便递上纸巾,“再见了,柳姐,希望你今晚能做个好梦。”

楼梯间后门通往医院停车场,溪望放眼张望,寻觅刚才那个婀娜身影。右边突然出现一道强光,当双眼适应光线后,他发现是一辆迎面驶来的红色双门奥迪。奥迪驶到溪望身旁便停下来,车窗徐徐降下,露出那张高贵而妖艳的脸庞——是李梅。

“帅哥,要坐顺风车吗?”李梅虽语带轻佻,但亦不失高雅。“姐姐怎么知道一定顺风呢?”溪望俯身将双手搭在车窗上,以防对方突然驾车离开。

李梅拿起放在副驾驶座上的复古手拿包,从中取出一部手机翻查资料,自言自语地说:“相溪望,男,28岁,于刑侦局任职期间因屡破奇案而被誉为‘刑侦新人王’。三年前神秘失踪,直到日前才再度现身,随即以玩忽职守为由主动辞去刑警的职务。现住址为富民花园别墅区15号。”

溪望气定神闲地说:“像小弟这种过气刑警的资料,似乎没必要收录在库,除非李大状接受的委托跟小弟有关。”

李梅放下手机,婀娜的娇躯靠向车窗,妩媚道:“帅哥,你多虑了。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随时可以找我,给你打八折哦!”说着以二指夹着一张卡片递上,待对方接过名片又道:“我们还会再见,晚安!”说罢关上车窗,引擎的咆哮声随之响起,轿车疾速往停车场出口飞驰。

溪望看着远去的红色跑车,闻了闻手中带有余香的名片,喃喃自语:“我们很快就会见面。”躲在楼梯间向外窥视的映柳,取出手机查看一条刚收到的信息:“你的帅哥也不错,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